

閃亮星期六

這個星期六很特別，早上讀書會，下午上《六祖壇經》及《西藏生死書》英文版，晚上上《首楞嚴經》。

老師在海內外奔波的緊湊行程中，仍給我們台北這一個閃亮的星期六，使我們又像家人一樣相聚，又一起在這艘大輪船上航行、向遠處眺望、往內心深入。

使得這個星期六，閃亮，而美好，餘波蕩漾……

早上讀的書《當修行者遇上大師》是老師翻譯的。其中有一個意象讓人印象深刻：人生中有許多的蜜糖，人們去舔它，卻不知在同時，把舌頭已經割傷，因為蜜糖正放在尖尖的刀子上…每每甜過後舌頭流血受傷。

「所以人生就是苦的，連樂(如蜜糖)也是苦的啊。」

這個人生的洞見始於佛陀，佛陀說這句話，想引領我們芸芸眾生離開苦，離開執著，因為就是我們對樂的執著，使樂變成苦。

書中談到「痛苦」的時候，主角被問：「你怎麼能說孩子的臉是美麗的呢？」如果這個孩子長大後不可避免的會遇到可怕的事情，會見到戰爭、見到人類互相怨恨和施暴、會失去他所愛的一切、會不可避免的變成齒牙動搖、無助、行將就木的老人……

他是說這一刻孩子笑容的美，隱藏著下一刻很可能發生或者必然發生的醜，我同意；但我還是說這孩子的臉是美的。即使我知道，那孩子可能將不只是見到那些可怕的事情，說不定自己變成可怕的人，而怨恨，施暴……

我也會說滄桑老人的臉也美。即使他過去甚至現在，正流露某些可怕。就像老師說的，如果我們有「空性」，看穿美醜善惡一樣都是「空性」，都是無常無我無自性，會醜會美只是因緣假和。那麼，美和醜也沒那麼大差別，兩者性質都是一樣的，得到了會失去，失去了會復得。那麼，美就是美的，醜就是醜的，不必因為後來變醜了，而否認原先的美，也不必因為後來又變美了，而企圖抹掉曾經的醜。其實美醜常常同時存在。因為真正的「空」是無所不容的，「佛性」可納一切所有。而我們都在佛性中。我們就是佛性。我們就是「空」本身。只是我們的覺性暫時被蒙蔽，使我們的佛性暫時顯不出，使我們的「空」暫時被「有」佔滿，使我們好像充滿了世俗，好像我們不是世俗的美就是世俗的醜，兩相對立，水火不容，其實我們都是空性的，我們都是脫俗的，佛。佛性就是空性，就是一顆來去自如的真如心，因為是空的，所以才能來去自如，因為本性是空的，所以顯現在外就是無常無我無自性，但也因為空得徹底，而能輕易容納一切變化，樂於接受不定性，連自身的不淨也輕易的承認，就沒有什麼可以掩飾，再沒有不淨，所有的緊張、焦慮、痛苦、掙扎、企圖、妄想、目的都消弭了，不需要再往前一步，不需要再往任何地方去，不需要再移動了，只想要安住在當下，所有無常、苦、無我、不淨都消滅了重量，留下輕盈的常、樂、我、淨。

我想說，蜜糖是甜的，「糖下的刀口」，正是訓練我們覺知、優雅舔蜜的瑜珈老師，好使我們回到佛性的姿勢。而「輪迴」慷慨無私的，原諒我們一次又一次失誤，提供我們一次又一次再來練習的機會，終於讓舌頭學得在刀鋒邊緣捲曲翻動，能像佛一般來去自如，在刀口上取蜜的功夫。蜜糖它是甜的，所以才能誘惑你來精進自己，如果竟覺得它苦，都是因為我們自己的無明、懶惰、放逸。如果我們

流血，都是因為我們自己的粗心，貪心不知節制，沒有勇氣先承認、接受自己目前的笨拙。

像書中青澀少年和少女的戀愛場景。一幕幕像涅槃。少女化成少男的蜜糖，但同時也是蜜糖下隱藏的利刃。如果少男逾越了，心中有了妄念，就會碰到少女化身的刀口，遭到無情拒絕，如果少男精進了，看穿情欲，他們就一起進入天堂。

少男要經歷自尊心的考驗，才能進入像孩童遊戲般的碰觸，感覺靈的契合、心深處的觸動，才能釋出無限善意，留在手心手臂麻麻的感覺上。如果戀人能僅止於此，不往前往，不讓妄想跨出一步，不往前，不往情欲那個方向走入，不退後，不往怨恨疏離懷中靠近一步，就是永恆的戀人。

情欲才是刀鋒，推動你進入流血受傷的痛苦煎熬。傲慢、佔有，也是另種刀鋒…但是刀鋒就是瑜珈老師，隨時糾正你的姿勢，讓你流血，也引領你回入佛性。

永恆戀人的姿勢，就是佛的姿勢。在刀口上永遠不會被割傷的姿勢。在世俗中永遠脫俗的姿勢。

下午的英文課有一位客人，從印度來的席，她說了一個很美的印度故事。

她說從前從前有一位印度的國王，像佛陀一樣拋棄了皇宮、皇宮的生活、和家族，一個人來到深山，想要修行，想要悟出人生的真理。在他寧靜的日子裏，有一天，一隻懷孕的母鹿來到山間清澈的小溪邊飲水，沒想到後面來了一隻獅子，母鹿一慌，跳進水裡，並且因為驚嚇，生出小鹿而死。修行者介入了這個故事，帶回小鹿，日日夜夜的照顧。在單純的生活中，一心念著這隻小鹿。完全忘了來山裡要忘記一切世間俗事。甚至在他臨終也念著這隻小鹿，深怕沒人照顧。

好像一心不亂念佛那般。

他就投胎成爲一隻小鹿。

但因為它的上輩子是個修行人，所以是一隻很不一樣的小鹿，常常闖進寺廟裡聽經。

因爲這一世雖是一隻鹿，心卻向著人，念著佛…

於是，在下一世就投胎爲人了，並且親近佛，很快的悟得了人生的真理。

我覺得這是個很美的故事。

做一隻鹿，一心向著佛，卻不能念出來。這樣成佛的吧…

這是一種反作用力，一種累壓蓄積出來的，能爆發的能力。

想想，如果這位跑到深山的國王，沒有救那隻小鹿，只一心禪修，真的能悟出人生的真理嗎？過了幾世能達到目的呢？

只想達到目的，真的能達到嗎？還是會偏向，而更遠離？

我想，他那麼快悟得真理，是因為他放下了目的的關係。

我的想法和大多數人不同，大多數人會惋惜，認爲由人變成一隻鹿，多可惜，多危險，在畜生道裡輪迴。

但眾生皆有佛性，成爲一隻鹿爲什麼會危險？我們眾生不是一律平等，不離真如心？

我想，不落入輪迴，並不是說不在世間某一道裡輪迴，而是不在自己的妄念裡徘徊。

我想，在生命中遇見的一個人，一隻鹿，都可以去純潔的奉獻全心，留在最初相遇時候，神聖的霎那，留在那個真如心裏，把那一如涅槃的片刻，那個空，延長……………

不要讓妄想帶走我們。

就像少女，每當少男有欲望的時候，立即打斷他，每當少男回到真心，就給他溫柔的回報

。

把戀愛變成禪修。

把世間的情執、五蘊，化作涅槃、永恆。

帶著真如心，來世間每走一回，即使是佛也可以更細微。